心中的好榜样

□方继丰


毛加英(左)夫妇生前合影。

人生路漫漫，总有平凡而闪光的人，以一生风骨、一生坚守，化作照亮前路的星光。我的医学启蒙恩师毛加英医师，便是根植我心底最温暖最坚定的榜样。他仁心济世、厚德育人、清廉自守、用一生的言行，为我树立了终身效仿的标杆。

1983年秋，秋风裹着寒意，猝不及防的噩耗打破了平静。那天，阿嫂面色惨白、眼含悲泪，哽咽着告诉我，阿哥罹患伤寒，在宁波市保黎医院住院半月，病情持续恶化，医院已然下达病危通知书。无助的她泣不成声，恳切地希望我帮忙求救。

1965年，我曾经在这家医院学医，我的班主任、内科主任医师毛加英老师医术精湛、心地仁厚，是我最信赖的人。危急关头，我毫不犹豫挺身而出。匆匆吃完晚饭，骑上自行车，连夜奔赴毛老师家中。抵达时，毛老师与师母正在用餐，我急忙说明来意。毛老师没有半分推诿，轻声安抚我不必焦虑。他坦言，日间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，自己分身乏术，只能等到夜晚九点，才能前往病房问诊。

等候的时光里，我们畅谈学业与工作，师生情谊温润绵长。夜深人静，毛老师手持手电筒，借着微弱微光，与我快步赶往住院部。病房内，他严谨细致，主动与当班医生沟通病情。他郑重告诉我，阿哥脏器受损严重，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，病情凶险危急。随后他连夜修改医嘱、调整用药方案，细致敲定护理细则与饮食禁忌。此后，毛老师频繁进病房，会诊跟进病情，悉心施治。一周后，阿哥自觉明显好转，三周后痊愈、平安出院。

邻里亲友得知此事，都感慨阿哥死里逃生，劝我们备礼答谢。可毛老师始终医者初心不改，为人正直坦荡，淡泊名利。面对所有酬谢，他一概拒绝，淡然说：“医者职责便是救死扶伤，治病救人本是分内之事。”朴素的话语，彰显着至高无上的医者仁心。

回溯到1965年春天，我们医学班理论课程结束，迎来临床实习。部分同学奔赴新昌支援基层医疗，我有幸留在本院实习。实习前，毛老师专门召开短会，谆谆教诲我们：“学医先立德，做人先修身，要诚信行医、善待病患、体恤疾苦，严守职业规范，用心服务。”

实习期间，上午跟当班医师查房抄写医嘱，查房后跟护士学习各种注射，包括静脉穿刺及外科缝合、切排。毛老师给我一项“特殊任务”——学习高标准书写病史，新病人入院后仔细认真问诊，细致记录，周密思考，整理成文。病史规格包括主诉、现在史、过去史、遗传史、过敏史。要逐字审核、严格把关。经当班医师批改、审核、签字后，方可通过存档。这项训练，促使我掌握临床诊断与鉴别诊断的知识，让我的专业能力稳步精进。

“恩师严慈相济，育人用心良苦。”曾有一次午休，我匆忙就餐疏忽大意，将学习资料与未审核的病史遗落在办公室。毛老师发现后严肃批评我粗心浮躁，让我羞愧不已。可我深知，“严是爱，松是害”。他看似严厉，实则格外关怀学生，知晓我体弱拮据，还主动为我申请提高助学金，温柔与严苛皆是育人真心。

毛老师出身慈溪农村，浙医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宁波市第四医院（后改为宁波市保黎医院），深耕医术一生。他身居主任医师高位，却从不为家人谋私利，家人常年在村办企业当会计，生活勤俭朴素。他一生勤恳敬业，忠于职守、心怀百姓，不求名利、默默奉献。

毛老师一生坚守初心，他高尚的医德、严谨的师风、清正的风骨深深镌刻在我心中。他是我一生敬仰、终身学习的最好榜样。

一寸一寸的土地

□何增辉

那天下午，我站在门口，看父亲蹲在檐下，拿一把旧镰刀刮锄头柄上的泥。他刮得很慢，很仔细，像在修一件要紧的东西。刮完了，又用拇指摸了摸，看是否光滑，然后起身，把锄头靠在墙角，锄刃朝里，柄朝外，稳稳当当。那一刻我忽然想起，小时候家里的锄头，也总是这样靠着的。几十年了，这个动作没变过。

父母侍弄土地许多年。自家的地本来就不多，他们四处开荒，把路边闲置的边角地块拾掇出来，连别人不愿种的地也接手过来。那些地东一块西一块，散在村庄的角角落落，可他们总能记得哪块种了豆，哪块栽了薯。土豆丰收时，堆满一屋子，大小分拣，分筐装好，留出来年的土豆种。玉米熟了，除了分给亲友，母亲会把玉米粒剥下，一袋袋冻进冰箱。青菜多了，就腌成咸菜。自家吃不完，常喊我和妹妹回去拿，也招呼亲朋邻里来采摘，总念叨：自家种的，没打农药，吃得安心。

前些年二老身子还算硬朗，我和妹妹没有过多阻拦，只当种地是锻炼身体。可事情慢慢有点收不住。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很重，母亲十年前大腿动脉放了支架，腰里还有钢板。年岁渐长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可对土地的执念反倒越来越深，总觉得地荒着可惜。

路过的人看法不一。有人称赞二老勤快，说父亲年轻时反倒懒散，家里家外全靠母亲撑着，到老倒变得勤勉。也有人劝，家里条件不差，该好好享清福。旁人怎么说，他们照旧种自己的地，或许也喜欢听旁人夸一句勤劳。我和妹妹常常劝他们少种一点，别把种地变成负担，可二老听不进去。我们不常在家，也管不住。

前阵子母亲牙齿发炎还发着烧，我早上9点到家，家里空荡荡。没过多久，母亲背着锄头回来，我一下子就急了，厉声问她，到底性命要紧，还是土地要紧。她却轻描淡写：我如果早回来半小时，你也就不会知道我去干活了。那一刻，我实在说不出话。她说话时低着头，像做错了事的孩子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也常趁大人午睡溜出去，在田埂上跑得满身是泥，被母亲拎着耳朵拽回来，也是这副低着头的样子。看着她这个样子，我想继续说点什么，可终究没说出口。

父亲腰突发作那回，卧床动弹不得，贴了许久膏药不见好转。听说石浦有家诊所，一位退伍老兵治腰病有法子，夫妻俩便坐公交跑去打针，一连跑了25天，才慢慢好转。那25天里，天蒙蒙亮他们就出门，路上要颠簸一个多小时，风雨无阻。我和妹妹劝他们不要再去种地了，他们嘴上连连答应，说不种了。可身子稍一恢复，又忍不住往地里跑。

今年母亲复查，发现心肺之间的囊肿有变化，医生建议手术。看着她独自走进手术室，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万幸手术顺利。出院时，我特意拜托医生叮嘱她，万万不可劳累，回家好好休养。我问她，往后还下地吗？她应声道不去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望着窗外，窗外是一片刚翻过的土。

昨天早上还下着雨，8点多我起床，看见父亲背着锄头回来，嘴里嘀咕着，大概是有人踩坏了他整理平整的田地。雨珠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滴，裤脚上沾满了泥浆。我借着这件事，提高声音劝他：下雨天下地，万一滑倒摔伤，躺在床上受罪怎么办。许是我的语气太重，他也来了脾气，说我读过书，说话怎么这般冲，丢下一句：“真躺床上再说。”当时气得我心口发闷。到了下午，家里来了几位朋友，他跟朋友念叨，说晓得我也是为他好才着急。

我常常在想，他们这般执着，到底对这片土地放不下什么。土地不会撒谎，你给它多少汗，它就还你多少粮。这简单的道理，比儿女的劝诫、医生的警告都更有分量。可我还是忍不住担心，怕这片土地，耗光他们仅剩的气力。而那片土地呢，它什么也不知道，只是静静地等着，等两个老人，把最后的力气，一寸寸地交还给它。


AI生成图